
方授楚著

墨
學
源
流

墨學源流

自序

予自弱冠讀章太炎梁任公譚復生（嗣同）諸人著作，見其時時稱道墨義，竊私心好之，而未暇鑽研也。後得曹鏡初墨子箋，於其評論墨家學說，雖所心折，而墨子原文，詮釋甚略，頗難索解。迨讀孫仲容墨子閒詁，見其於與晦詁之文，詳爲校釋，昭若發蒙，最爲快適。其時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及梁氏墨子學案墨經校釋諸書，先後刊布。一時風會所趨，討論墨學，箋釋墨書之作，時見於出版界。倘彙而集之，則其所有，不難充棟，梁汗牛馬也。凡此諸家之作，於墨學皆有所見，有所明，而蔽亦隨之。以墨書爲墨子一人所著，其書又包羅萬有，而備深湛廣博之思；而其人救世捍患，更具堅苦卓絕之行；則視墨子爲全知全能之天帝矣。此一蔽也。不察墨學發生之背景與其演變進步之經過，於其勃興驟衰之理，無所了解，則視墨家如光彩眩目之彗星，乍視而終不復見，儼同神跡矣。此又一蔽也。墨家一宗，自有限界，他派若惠施宋鈞公孫龍輩，不復稽其異同，均援之以入墨，而張大焉，彷彿「驅蛇龍而放之菑」，以示墨爲深淵大澤。此又一蔽也。凡此三蔽，皆緣尊墨太過，攷之未審耳。相激相盪，是生二種反響。恐墨奪儒家正宗之席而醜詆之，此一反響也。更有於墨學未能深研，徒從梁胡諸人之著作中，震驚墨家學說之高遠，若河漢而無極，則疑爲戰國時代之中國所萬萬不能產生。

者，於是漫然曰，墨子非中國人也，禽滑釐非中國人也。雖游移矛盾，不能自安其說，而終無以祛其所惑。此又一反響也。然則墨書雖復顯於一時，而研究者之態度，或推之使高，或鑿之使深，或進加諸膝，或退墜諸淵，其於求真求信之道，不亦相遠矣乎？此則鄙心所不能自己，而欲有所言議也。

往年在湘，校課之暇，欲爲先秦諸子鈎沉，凡漢書藝文志所著錄諸子之書，其後亡逸者，則於先輩輯佚以外，更加搜採。其或漢志所未著錄，在戰國確成一家之學，有言論可以攷見者，如告子公孟子之類，廣爲搜討，粗有撰述，亦未完成。然因此之故，則於諸子流別，及墨家與他宗之關係，略得比較研究之機會矣。民國十七年秋，任教滬上，友人務刊雜誌，屬爲撰文。適胡寄塵懷柔發表墨子爲印度佛教徒說，予乃先後草論五篇與之商榷。迨至無錫，教課有暇，復撰駁墨子非姓墨諸文。胡氏後以自知佛教徒之說爲未安，乃改爲婆羅門教徒說，予亦作墨子學辨商兌，繼續討論，惟未發表。此十九年事也。二十四年春，見衛聚賢古史研究第二集中，有其自作墨子爲婆羅門教徒說及所收墨子爲回教徒說，乃草墨子果印度或亞刺伯人歟一文，以獻所疑。繼念墨子國籍問題之臆說，所以層出不窮者，其癥結所在，乃墨學源流不明也。暑假既至，爰盡屏他事，而撰墨子之生平及其學派一書，計自七月初著手，迨八月二十六日深夜始成。其間僅以院中襄理攷試，評閱文卷，稍輟數日。而所寓居室，一樓偏窄，酷熱如蒸，正午以後，常達華氏寒暑表百度，汗流腦脹，亦時檢核陳編，執筆寫綴。平日草百字短文，或吸紙菸二三枝，始能脫稿。此時則盡廢而不用。更值小兒女輩亦放假家居，盡

日譁笑啼哭跳擲於左右，予亦不暇顧視。幸得脫稿，始覺如釋重負也。此書既成，列爲上卷，而就往時所作，加以沙汰，名曰墨子氏籍學說辨，列爲下卷。不幸去春所草一文，因故遺失，乃更重寫爲二篇，一曰評古史研究者之墨子國籍觀，一曰駁墨子爲亞刺伯回教徒說，以成完帙。於是合上下兩卷而名之曰墨學源流，卽此彙之一束也。

憶近十年來，國難日深，而先父母亦於二十年及二十一年，前後棄養，家禍亦酷。哀撫育之劬勞與民生之多艱，校課之餘，戚戚寡歡。而所以消永晝與長夜而稍紓我抑鬱悲塞之胸懷者，無他娛樂，惟日於故紙堆中討生活，藉以排遣。亦嘗搜集春秋戰國之典籍，妄欲於斷代通史有所撰述，皆未完書。今此所謂墨學源流者，雖於困苦之中，粗有成就，未知於世界有何補益也。是以寫成以後，藏之篋笥，初未嘗卽欲災禍梨棗，重勞手民。惟間嘗寄陳朋好，求其指摘疵病，而直諒多聞之友，或承是正文字，商定體例，更有愆愆問世，而任介紹出版者。此於樂成之美意，固未便過拂。且念囊所爲諸子鈎沉稿本，以變亂散失，不知化爲灰燼，隨風飛揚，抑漂沉海底，難以復鈎。至今猶在縈想也。是書雖敝帚之微，亦復頗費心血，世變愈亟，來日茫茫，安可久置篋中，用以自累耶？況人苦不自知，有明足以察秋毫之末，而不能視己之眉睫者；予以人於墨學有所蔽，發憤而寫是書，然則我之所蔽，又不知伊于胡底？用特覩顏佈之，而期讀者有以匡其闕失爾！至墨子之道，摩頂放踵以利天下，而救世之急；今內憂外患深矣，守禦無方，利之無術。若腐心於區區文字之末，而曰此墨學也。是則

辱我子墨子於地下矣！尤愚之所萬不敢存此心，而惶悚無窮者也！

一九三六，四月二十四日方授楚

附言

- 一 墨家尙質而不文，今寫此書，亦用質家言，故篇中於極尊敬之先輩與時賢，一律直書姓名，不用別號。惟下卷於姓名下，閒繫尊稱之詞者，亦不復追改。
- 二 下卷第二章及第三章之墨子學辨商兌內，或小有與上卷不同者，以上卷之言爲準。

墨學源流目錄

上卷 墨子之生平及其學派

導言

第一章 墨子之身世

一 姓名

二 生地

三 生卒年代

第二章 墨子之事蹟

第三章 墨子書之攷證

第四章 墨學發生之背景

第五章 墨子之學說

一 墨學之淵源

二 墨子學說之體系

三 墨子之政治思想……………七六

四 墨子之經濟學說……………八六

五 墨子之宗教信仰……………九七

六 墨子之根本精神……………一〇七

第六章 墨家之組織……………一一五

第七章 墨學之傳授……………一二三

一 墨子之教育……………一二三

二 傳授之情形……………一三三

第八章 墨學之進步……………一四七

一 後期墨者之系統……………一四七

二 眞墨別墨與非墨……………一四八

三 墨經之作者……………一五四

四 墨經之概要……………一五六

五 墨義之修正與發展……………一五九

六	兼愛非攻之新解	一六九
七	知識論與辯學	一七三
八	與他家之論難	一八五
九	實用科學	一九五
十	墨經釋疑	一九八
第九章	墨學之衰微	二〇一
第十章	墨學之復活	二一一
下卷	墨子之姓氏國籍學說辯	一
第一章	駁墨子非姓墨說	一
附錄	駁墨爲刑徒奴役說	一二
第二章	駁墨子爲印度佛教徒說	一七
一	墨子非印度人論	一八
附	胡懷琛墨翟爲印度人辨	二五
二	駁墨翟續辨	三〇

第三章

駁墨子爲印度婆羅門教徒說

四五

一

墨子學辨商兌

四五

二

評古史研究者之墨子國籍觀

六五

第四章

駁墨子爲亞刺伯回教徒說

八七

墨學餘論

一〇一

墨學源流

上卷 墨子之生平及其學派

導言

當二千四百年前，春秋戰國遞嬗之際，有所謂「賤人」起於魯，倡爲學說，以教其時人民，而徒屬充滿天下，以爲一時代之顯學者，則墨翟其人也。墨子之學說，固陳義圓滿，而其人格之偉大崇高，及所以救世之急者，不獨在二千年之中國史中，無其儔匹，卽求之世界史中，亦不一二觀也！徒以其學派在楚漢之際而微，至司馬遷作史記，不能爲之立傳，乃於孟子荀卿列傳附著云：

蓋墨翟宋之大夫，善守禦，爲節用。或曰，並孔子時；或曰，在其後。

一名史家爲聖哲如墨子者記述生平，僅此二十四字草草繳卷，如無其他原因，則亦史遷之疏矣。自漢武以後，學術既爲儒家所壟斷，墨子之書，士人多不誦習，而熟聞儒家詆毀之辭，輔以莊氏剽剝之說，於是孔之士，其意識中，墨書盡屬邪說，墨氏誠非人類，二千年中，學者之『倒霉』，均無墨子若也。自清中葉以後，時勢已異，注中諸人出，於墨書稍加肄習，墨子事跡略事申理，然已負謗於時矣。迨後西學所漸日深，由孫詒

讓以及今人，多用新知以印證舊學，於墨經亦稍理董，然猶未得其十之五六也。惟謬說則因以益多，初學轉生迷惑；後生欲探討墨學者，未及披讀本書，則疑問叢起：如墨子姓墨耶？非姓墨耶？名翟耶？非名翟耶？魯人耶？非魯人耶？抑印度人耶？亞拉伯人耶？此其氏族方面也。其主張創造耶？因襲耶？竊自印度之佛教耶？婆羅門教耶？抑亞拉伯之回教耶？此其學說淵源也。至墨學在中國社會「其興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」，如飄風，如暴雨，如光芒萬丈之彗星，未收除舊布新之功，一逝而不可復見。此其盛衰之理，則亦人人所有疑問，雖有加以解釋者，而未能切理鑿心也。吾以此故，不自揣其陋劣，爰述墨子之生平及其學派。

第一章 墨子之身世

一 姓名

墨子姓墨名翟，歷來無異辭。自元伊世珍逞其妖妄之臆說，始云墨子姓翟名烏。清周亮工因樹屋書影本其說，謂「以墨爲道，今以姓爲名，以墨爲姓，是老子當姓老耶？」近人江瑛著讀子卮言有論墨子非姓墨一章，亦以伊氏之說爲一大證而推演者也。江氏之言曰：

墨子原書多稱子墨子，夫稱曰子者，皆尊美之詞，不繫於別號，卽繫於姓。然皆稱曰某子，斷無以子字加於姓之上者。若子思子，上子思二字合爲孔伋之字，下子字乃尊稱之詞耳。唐宋以後去古日遠，名稱亦漓，始有以子字加於姓之上。若唐之劉禹錫，自稱子劉子，宋之程頤，自稱子程子，明之劉宗周，亦自稱子劉子，於例絕無所據，於理更不可通。禹錫不學，無足深怪；程劉二氏爲當世大儒，乃亦不免，此則因言宋學者絀於考據，故有此陋妄之稱謂。秦漢以前則絕無之。自注：惟荀子書引宋鉅語或稱子列子，然見於莊子者俱無之。今稱子墨子，適與子思子之稱同。若云墨爲姓，則孔子亦可稱子孔子，莊子亦可稱子莊子乎？

江氏雖列多證，此則其中堅所在。其以「子思子」爲喻，則彼「疑墨子既發揚墨學，因而以墨自名，或

別字爲「子墨」，故墨書亦稱子墨子。江氏所以有此假定，或因「道藏」本大取篇有「天下無人，「子墨」之言也」而致疑。其實墨書言子墨子者百數，「子墨」僅此一見，孫氏問詰已據吳鈔本改爲子墨子矣。涵芬樓影印明嘉靖本亦正作「子墨子之言也」，更可明白子墨子非與子思子同類也已。而所以使其疑墨非姓者，則誤認秦漢以前絕無加子於姓上以稱子某子之例也。然自稱「子某子」固兩劉及程氏之陋妄，而謂秦漢以前無稱「子某子」者，則江氏之陋妄或甚於程劉矣。列子書中常稱子列子，此或晉人僞作，姑置不論。然莊子中稱列禦寇爲子列子者五，一在達生篇，如「子列子問關尹曰」；一在讓王篇，如「子列子窮」等。江氏謂莊子內無稱子列子者，謬矣。（按呂氏春秋審己篇言子列子者二，觀世篇言子列子者三，不二篇言子列子者一。）荀子書中之子宋子，江氏武斷爲後人所亂，乃未觀其義例所在也。荀子泛論宋鉞，則稱宋子，與宋鉞之徒討論，則稱子宋子，其用顯然不同。天論篇（第十七）「宋子有見於少，無見於多。」此與慎子、老子、墨子相提並論也。其次爲正論篇（第十八）稱子宋子者八。楊倞注云：「言此者蓋以難宋子之徒也。」觀篇中有言「二三子之善於子宋子者，殆不若止之，恐將傷其體也。」則楊氏之說確不可易，豈得謂爲後人所亂乎？且莊荀二子外，公羊傳言子沈子者三，（一在隱十一年，一在莊十，一在定元年。定元年，穀梁傳作沈子。）言子公羊子者二，（一在桓六，一在宣五。）言子女子（閔元）子司馬子（莊二十九）子北宮子（哀四年）者，各一。此皆「子某子」之明徵，江氏何以置而不舉耶？然此猶可曰，公羊晚

出，至漢始寫定，未必爲秦以前所有也。戰國時人之著作，荀子既有子宋子，莊子亦有子列子矣。墨子書於子墨子外，又稱子禽子，禽滑釐，非姓禽耶？呂氏春秋有子華子，（今本子華子則宋人所僞造。）莊子亦有華子與子華子；則陽篇載「華子聞而醜之」，釋文「華子，魏臣也。」讓王篇載子華子見昭僖侯，以下文子列子例之，華固當爲姓。釋文引司馬云：「子華子，魏人也。」合兩篇所述，華子與子華子之思想言之，亦大略相同。當係一人而姓華者也。然則華也，禽也，宋也，列也，非秦漢以前繫子於姓，以稱「子某子」之顯例乎？然此雖出周代，或在墨子以後，其灼然知其在墨子以前者，國語越語下，王孫雒稱范蠡，一則曰「子范子！先人有言曰，無助天爲虐！」再則曰「子范子！助天爲虐不祥。」范明明爲姓，且在春秋之末；以此而例墨書之「子墨子」，墨之爲姓，又何疑乎？至不稱「某子」而曰「子某子」，此語言演變之例也。春秋之世，尊稱則曰子，弟子稱師亦用之，如孔門稱仲尼曰「子」是矣。師於弟子則直呼其名，或代稱「爾汝」，論語中其例甚多。戰國則不然，師稱弟子亦曰「子」，呼爲汝爾則甚不敬，孟子所謂「充無受汝爾之實」也。弟子於師，欲尊美之，以示異於常人，不得不加以區別。故何休公羊解詁稱子沈子云：「沈子稱子冠氏上者，著其爲師也。不但言子曰者，避孔子也。其不冠子者，他師也。」墨門稱翟爲子墨子，繫子於墨，著其爲師，與彼相類耳。江氏不達此理，疏矣！

江氏不獨疑墨子非姓墨已也，且曰：

墨家諸人，無一稱姓。……竊疑墨家之學，內則薄葬，外則兼愛，無親疏之分，無人我之辨，示大同於天下。……以宗族姓氏爲畛域之所由生，故去姓而稱號，以充其兼愛尙同之量，又與釋氏之法同。……此亦墨氏之學所以獨異於千古也。

此亦無據之妄言。按墨家諸子，其姓可考者甚多。如禽滑釐之姓禽，此無可疑者；高石子自稱曰石，（耕柱篇）則高當爲姓；公尙過自稱曰過，（魯問篇）則公尙亦當爲姓；勝綽，墨子稱之爲綽，（魯問篇）則勝亦姓也。此就墨子書中直接推證，知墨家未嘗廢姓也。更以此法推斷，則夷之自稱曰之，尊稱則曰夷子，（孟子滕文公上）是夷當爲姓；徐弱自稱曰弱，（呂氏春秋上德篇）則徐當爲姓；屈將子見胡非子，自稱曰將，（太平御覽卷496引胡非子）則屈亦姓也。韓非子言有相里氏，相夫氏，鄧陵氏之墨，以與顏氏、孟氏、漆雕氏、仲良氏、孫氏、樂正氏之儒相對，而別於子張、子思之儒，（均見顯學篇）已足知相里、相夫、鄧陵爲姓。莊子則曰「相里勤之弟子，……鄧陵子之屬，」（天下篇）以此互證，則相里、鄧陵之爲姓，尙何疑哉！此皆自先秦古籍推證而得，灼然知其未廢姓也。他如墨子弟子有高何、高孫子、禽子、弟子有許犯、索盧參；犯弟子有田繁；墨家鉅子有孟勝、腹䟽、田襄子均當爲姓名具備者。而曰墨家無一稱姓，何江氏之不攷耶！

江氏之說，訛謬矛盾，不可備錄。（詳下卷駁墨子非姓墨說）而今人不察，多信從之，如顧實之漢書藝文志講疏，陳柱之墨學十論，錢穆之墨子，馮友蘭之中國哲學史，及張純一墨子集解附錄是也。更有因此推

演而謂墨子非中國人者，則胡懷琛之墨子學辯及衛聚賢之古史研究第二集，是也。習非幾將勝，是故不憚煩瑣，一爲辯之。

墨非姓之說既破，則吾人仍可結之曰：

墨子名翟，姓墨氏。按墨子書中，墨子常自稱曰翟，則翟之爲名，毫無可疑。江氏既謂墨家廢姓，又誤從子墨子者三，稱墨子者二，自稱亦曰翟，此亦足證爲姓墨名翟也。

一一 生地

墨子之生地，亦自來傳說不一：有以爲宋人者，葛洪神仙傳文選長笛賦李注引抱朴子，荀子脩身篇揚注，元和姓纂有以爲楚人者，畢沅墨子注序，武億授堂文鈔跋墨子。而呂覽當染慎大篇高誘注，則獨以爲魯人。最近則有以爲印度人，更有以爲亞剌伯人者，衆說紛紜，果何者爲可信耶？

按楚人之說，畢沅武億均由誤解呂覽高注，謂魯人卽是楚之魯陽，而非魯衛之魯。考貴義篇稱：『墨子南遊於楚，』若自楚之魯陽往，當云遊郢，不當云遊楚。又稱：『墨子南遊使衛，』若自魯陽往衛，當云北遊。渚宮舊事載：『魯陽文君說楚，惠王曰，墨子北方賢聖人，』其非楚人可知。（梁任公墨子學案說）宋人之說則以史記漢書均有墨翟宋大夫之語，因而誤傳。然墨子之止楚攻宋也，則『自魯往，』從孫詒讓墨子閒詁校改。『歸過』